

人類學家——

米德自傳

MARGARET MEAD

張恭啓譯



米 德 自 傳

Margaret Mead

張 恭 啓 譯



巨 流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米 德 自 傳

Margaret Mead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045 號

譯 者：張 恭 啓
發 行 人：熊 嶺
印 行 者：巨 流 圖 書 公 司

公司：臺北市木柵路一段(溝子口)242號

門市：中國書城內(臺北市成都路1號)

電話：(公司) 9315049 (門市) 3711031

郵購：郵政劃撥帳戶 100232 號

中 華 民 國 65 年 10 月 初 版

特價臺幣：70元

如有裝釘錯誤
即請寄回調換

目 錄

序 (李亦園)	一
譯序	五
米德影集	七
一、序言：爲誰而寫？爲何而寫？	一五
二、家園和旅行	二一
三、大呆瓜	三三
四、父親和學術界	四五
五、孫女的追憶	五七
六、我的家庭	六三

七、小學和中學時代·····	七五
八、笛堡學院·····	九三
九、巴拿學院·····	一〇七
十、學生、婚姻和研究所·····	一二一
十一、三毛亞：青春期的少女·····	一三三
十二、從田野回來·····	一四九
十三、馬奴斯：原始社會中兒童的思想·····	一六三
十四、田野調查之外的歲月·····	一七三
十五、奧拉柏西與孟杜古摩：文化中的兩性角色·····	一八五
十六、占姆里：性別與氣質·····	一九九
十七、巴里和雅德姆：突破性的進展·····	二一七
十八、尾聲·····	二三三

序

李亦園

作爲一個學人類學的人，我很高興看到這本米德自傳中文本的出版；作爲一個關心社會關心人類前途的科學工作者，我更爲這本書的出版而慶幸。

這本書表面看來只是一個人類學家的傳記，書中所寫的也很多是以人類學家的口吻或術語表達出來，但當你細細地讀它之後，你會發現作者對於人與人相處之道，對於如何了解別人，對於兩代之間的關係，對於年青人的動向，甚至對全人類的前途，都有先知性的啟示。

瑪格麗特·米德不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類學田野工作者，同時也是一位熱愛人類，具有高度同情心的人。她寫了不少人類學的田野報告，但是也花了不少時間在撰寫有關人類社會文化前途的通俗書籍，因此有人譏笑她說：「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根本不是一個正式的教授」！是不是一

個正式的教授實在並不重要（米德正式職業是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因為一個以全人類社會爲己任的人實在不可能拘束於學院式的科系之中。對於像米德這樣一位超越科學範圍的科學家，只有偏狹而不關心別人的人，不知道科學的研究最終還是爲了人類的人，才會譏諷這樣一位高瞻遠矚的學者。

米德在二十一歲時即隻身前往南太平洋的三毛亞島研究當地土著的文化，其後又在馬奴斯、新畿內亞，以及巴里島各地做田野調查。她的研究並不僅僅在調查一些原始民族，更不是對他們的奇風異俗懷着好奇的心理，而是希望藉了解別人的文化，進而了解自己的文化，並爲全人類的文化描繪出一個發展的藍圖。米德研究南太平洋島人的文化，特別着重之點是他們如何教養他們子女，他們的青年人如何成長而適應於他們的社會；由於着重於這方面的問題，所以使米德成爲一位最了解青年人的學者；她了解過去、熟知現在、而且企望未來，所以她被看作是一位「先知」。其實這位先知並沒有神的啟示，而是匯集許多不同文化的了解所成的「知識神力」。米德會把人類文化發展分爲三個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回塑的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s)，這一類的文化是下一代向前一代的人學習，所以說是回塑的，這是所有的原始社會和鄉民社會所共通的特性。第二類型的文化她稱爲「同塑的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s)，這一類型的文化

代表現代社會的特徵，就是同一時代的人互相學習、互相觀摩以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環境。但在未來的世界裏，文化社會的變遷更爲急速，因此只有不斷地向前學習，把希望寄放在青年一代的身上，尊重他們、了解他們，賦予他們全人類文化前途的使命，未來的世界才是光明的世界，所以她稱這一類型的文化爲「前塑的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s)。這種看法就是米德了不起的地方，她以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扶着一枝高出她半個頭的拐杖，看來有如西方童話中的巫婆，但是這個巫婆並不迷戀過去，也不強留現在，她把眼光放在未來，更重要的是把未來的世界寄望在青年身上；她不像巫婆迷惑青年，她是一個知識的先知，指點人類社會未來的道路。

從這本米德前半生的自傳裏，讀者可以細細體會她對人類社會、對青年人成長過程的觀點是如何形成的；我看過一部她自傳的電影，這本書就像剪輯得更細膩的電影一樣，使我們對這位目光遠大的學者感到衷心的尊敬。

本書的譯者是米德所寄望的年輕一代，同時他和米德一樣也是學人類學的，藉着他豐富的感情和流暢的文筆把米德的思想用中文傳達出來，這一譯本不僅可鼓勵年輕的讀者們，同時對譯者自己也是一種磨練！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譯序

人類學是一門相當年輕的社會科學，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國內的人類學機構更只有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和臺灣大學的考古人類學系；在此種情況之下，社會人士不了解人類學，無法肯定人類學對社會的意義，確實也是不可避免的。

人類學在過去專門研究原始社會，試圖向原始民族學習一些社會生活的道理，以糾正文明社會的弊病。例如米德在三毛亞的研究，肯定了青春期的煩惱並非人類成長過程中必經的階段，而是文明人業已失去原始的快活。隨着人類學的發展，鄉民社會和工業社會都成為研究的主题，研究的目的也更趨向實用，企圖加速原始社會和鄉民社會的現代化，促成工業社會的人道化。我們從米德後來對社會文化變遷、俄國文化、婦女問題、種族偏見、教育危機、民主政治、青年問題

的諸般研究，都可以了解人類學研究主題的擴展和研究目的的確立。

針對國內一般性人類學書籍的缺乏，譯者乃翻譯本書作爲一種嘗試，希望讀者從米德光輝的一生體認人類學的價值。李亦園教授在百忙之中爲本書寫序，實在非常感激。施振民老師慨借原著，徐正光老師介紹出版，也非常感謝。翻譯期間承蒙不少同學朋友幫忙和關懷，一併在此致謝。

張恭啓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廿五日
於台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



少女時代的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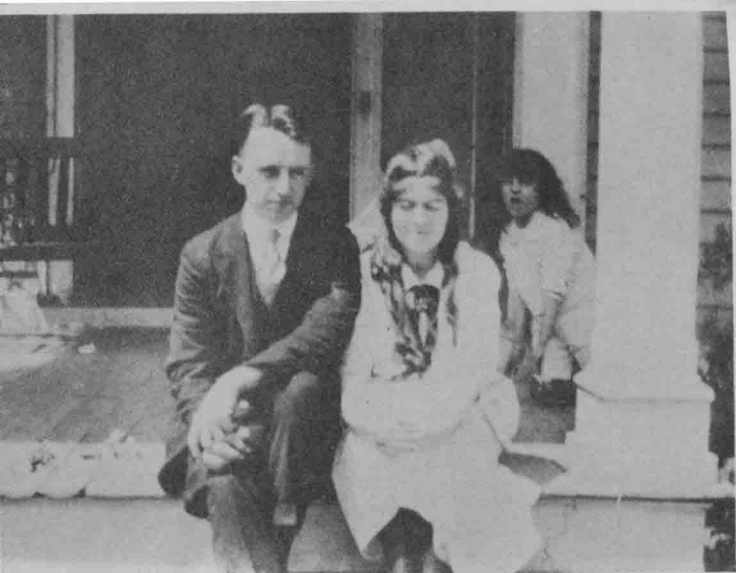
米德的童年照片

米德的祖母



米德的双親





1923年與路德結婚照片

與福群在馬奴斯合影





與貝特森共同照顧女兒



與孫女合照



米德的好友人類學家——潘乃德

米德和潘乃德的老師鮑亞士教授





—— 米德（左）穿土著服裝在三毛亞與花嫻莫杜合影